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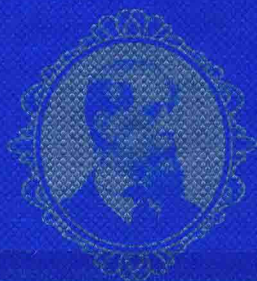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 闻 钟 ◎ 主 编 ◎

大卫·科波菲尔 (下)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全译典藏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 经典名著 大家名译 |

闻 钟◎主编

大卫·科波菲尔（下）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全译典藏版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卫·科波菲尔：全2册：全译典藏版 / (英) 狄
更斯著；宋兆霖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经典名著大家名译)

ISBN 978-7-100-11888-0

I. ①大… II. ①狄… ②宋… III. ①长篇小说—
英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309389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大卫·科波菲尔(全二册)(全译典藏版)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宋兆霖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松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888-0

2016年1月第1版

开本 915×630 1/16

2016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60

定价：69.80 元

目 录

Contents

下 册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469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478
第三十二章 走上漫漫路	488
第三十三章 无忧无虑	507
第三十四章 姨婆使我大吃一惊	524
第三十五章 沮 丧	534
第三十六章 满腔热情	555
第三十七章 一杯冷水	572
第三十八章 散 伙	580
第三十九章 威克菲尔和希普	597
第四十章 浪迹天涯的人	617
第四十一章 朵拉的两位姑妈	626
第四十二章 搬弄是非	643
第四十三章 再度回顾	664
第四十四章 我们的家务	672
第四十五章 姨婆的预言应验	688
第四十六章 消 息	704

第四十七章 玛 莎	718
第四十八章 持 家	730
第四十九章 坠入迷雾	742
第五十章 梦想成真	754
第五十一章 踏上更长的旅程	765
第五十二章 我参加了大爆发	784
第五十三章 又一次回顾	809
第五十四章 米考伯先生的事务	815
第五十五章 暴风雨	831
第五十六章 新创和旧伤	844
第五十七章 移居海外的人们	851
第五十八章 出 国	862
第五十九章 归 来	869
第六十章 爱格妮斯	886
第六十一章 两个悔罪者	896
第六十二章 我的指路明灯	909
第六十三章 一位来客	918
第六十四章 最后的回顾	926
作者故事	931
延伸阅读	934
本书名言记忆	934
读书笔记	937
小人物的励志榜样	
——评大卫·科波菲尔的人物形象意义	937
主要人物关系	940
品读思考	943

第三十章

一个损失

导读：斯蒂福思还在睡梦中时，我就急忙赶往佩格蒂家。看着佩格蒂的丈夫告别了人世，我很难过。当听到艾米莉就要做汉姆的新娘这个好消息时，我的心情才有所好转。可没料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灾难在等着我。

晚上，我抵达亚茅斯，住进了一家小旅店。我知道，即使那位一切活人在他面前都得让位的来客，眼下还没光临佩格蒂家，她家的那间空房——我的房间——大概不久就要有人住了，因此我才住进了小旅店，在那儿吃了饭，订下了床位。

我离开旅店时，已经十点钟了。许多商店都已关上门，镇上显得冷冷清清。我来到欧默-乔兰商店时，发现百叶窗已经关上，不过店门还开着。由于我在门外就看到了店里面欧默先生的身影，他正在小客厅的门边抽烟，于是便进去问候他。

“哟，哎呀呀！”欧默先生说，“你好吗？请坐，请坐。我希望，抽烟不要紧吧？”

“不要紧，”我说，“我喜欢闻烟味——别人烟斗里冒出的烟味。”

“哦！自己烟斗里的味不喜欢，呃？”欧默先生笑着回答说，“这样很好，先生。对年轻人来说，抽烟是个坏习惯。请坐吧。我是为了治哮喘才抽烟的。”

欧默先生为我腾出地方，放上一把椅子。这时他重又气喘吁吁地坐了下来，含着烟斗扑哧扑哧直吸烟，好像烟斗里有他少不了的必需品，缺了它，他就会一命呜呼似的。

“听到巴基斯先生的坏消息，我感到很难过。”我说。

欧默先生不动声色地看着我，摇摇头。

“你知道他今天晚上怎么样吗？”我问道。

“我正要问你这句话呢，先生，”欧默先生说，“只是不便问罢了。这是干我们这行的人碍口的地方。有人生病时，我们不能打听他怎么样了。”

竟有这么一个难处，我倒没有想到，尽管在进店铺时，我也害怕再听到往日那种敲击声。不过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明白过来了，于是我就说，他说得也是。

“好，好，你明白啦，”欧默先生点着头说，“我们不敢问那个。要是说‘欧默跟乔兰向你问好，你今儿早上好吗？’——或者是今儿下午——这得看当时的情况，我的天，这一来会让大多数人吓坏，再也不能复原了。”

欧默先生跟我互相点了点头。接着欧默又靠着烟斗的帮助，才透过气来。

“正是这一点，使得干我们这行的人，本想要关心一下别人都不成了。”欧默先生说，“就拿我来说吧。我认识巴基斯先生不止一年，已经整整四十年啦，每次打我门口走过时，我都跟他点头打招呼。可是现在我却不能跑去问：‘他好吗？’”

我觉得！这真让欧默先生够难受的，所以我就这样对他说了。

“我希望，我并不比别人更自私自利，”欧默先生说，“你瞧我！说不定什么时候，我的气一下就断了。我自己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我说，一个人知道自己的气说断就断（像一架风箱割破似的），而且还是个做了外公的人，他是不大会自私自利的。”

“绝不会的。”我说。

“我这也不是说怨我干的这一行，”欧默先生说，“我没有那个意思。不论哪个行当，都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我希望的是，大伙的意志都能坚强一些。”

欧默先生的脸上露出谦恭、和蔼的神色，他默默地抽了几口烟，然后继续他原先的话题说：

“这么一来，我们要想知道巴基斯的情况，就只好靠艾米莉了。她知道我们的真心是什么，她把我们都看成是一群小羊羔似的，不会让她惊慌，也不会使她起疑心。明妮和乔兰刚去那儿，其实是去问问艾米莉（她下班后就去那儿，给她姨妈帮点儿忙），巴基斯先生今儿晚上的情形怎么样。要是你愿意在这儿等他们回来，那他们一定会告诉你一切详细情况的。你要不要来点儿什么？来杯掺水的果汁酒怎么样？我自己抽烟时就伴着喝掺水果汁酒的，”欧默先生端起自己的酒杯说，“因为据说，这东西能滋润软化呼吸通道，我这讨厌的呼吸就是靠它起作用的啊。不过，我的天，”欧默先生声音沙哑地说，“其实，并不是这条通道出毛病的啊！我对我的女儿明妮说了，‘只要给我足够的气，我定能找到通道的，我亲爱的。’”

他真的没有多余的气可喘了，看到他笑起来，真让人担心。等到他又能让我跟他说话时，我感谢他盛情请我喝酒，可是我还是拒绝了，因为我吃晚饭时已经喝过酒了。承他好意邀我留下等他女儿女婿回来，我遵从他的意见，决定在那儿等着，并问他艾米莉怎么样。

“哎，先生，”欧默先生从嘴里拿开烟斗，摸摸下巴说，“我跟你说实话吧，她要是结了婚就好了，我就高兴了。”

“这是为什么？”我问道。

“哦，她这阵子有些心神不定，”欧默先生说，“这并不是说，她没以前漂亮，因为她比以前更漂亮了——我敢对你担保，她比以前更漂亮了。这并不是说，她干活儿不如以前卖力了。她以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现在她仍抵得上随便哪六个人。可是，不知为什么，她没有了劲头。”欧默摸了摸下巴，吸了几口烟，说：“我可以笼统地用下面这句话来表示：‘使劲拉呀，用力拉呀，一齐拉呀，伙计们，嗨嗨！’我对你说吧，艾米莉眼下缺少的——笼统地说——就是这股劲头。”

欧默先生的脸色和态度表达得如此明显，因此我真心诚意地点了头，表示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这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好像使他很高兴，他便继续说道：

“嗯，我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她心不定，你知道。我们闲着时谈了不少，我跟她舅舅，跟她未婚夫都谈了。我认为，主要还是心不定。你一定还记得，”欧默先生微微地摇着头说，“艾米莉是个特别重感情的小东西。俗话说：‘猪耳朵做不出绸荷包。’哦，我可不那么想。我倒觉得或许能做出来，要是你从小就动手做起的话。她已把那条旧船当成家了。先生，连青石和大理石都比不上啊。”

“我相信，她是那么回事！”我说。

“瞧她这个小美人老离不开她舅舅，”欧默先生说，“瞧她每天总缠着舅舅，越缠越紧，愈来愈亲，瞧她那副光景。不过，你知道，看这光景，内心准在进行一场斗争。干吗毫没必要地让它拖这么久呢？”

我专注地听这位好心眼儿的老人说着，他的话我全心全意地赞同。

“因而，我曾给他们说过，”欧默先生用一种轻松、自在的语气说，“我说：‘你们别把艾米莉的学徒时间看死了，要学多久完全可以由你们来定。她干的活儿比原先想的好多了，她学艺的速度，也比原先想的快多了。欧默-乔兰的铺子，可以把她没满的学徒期限一笔勾销。你们要她满师，她就可以满师。以后她要是愿意做点儿什么小小的安排，在家替我们干点儿随便什么零星活儿，都行。要是不愿干，也行。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会吃亏的。’因为——这你还看不出来。”说着，欧默先生用烟斗碰了碰我说：“像我这样一个连气都喘不过来，又是个做了外公的人，还会跟她那么个蓝眼睛的小花朵儿斤斤计较吗？”

“绝对不会，这我敢担保。”我说。

“绝对不会！你说得对！”欧默先生说，“我说，先生，她的表哥——就是她要嫁的那个表哥——你认识的吧？”

“嗯，我认识，”我回答说，“我跟他很熟。”

“你当然很熟，”欧默先生说，“行，先生！她的表哥好像干得很不错，手头也宽裕。他为这事向我道了谢，很有男子汉大丈夫的气概（我得说，他的举止态度一直让我敬重）；跟着他就去租了一座小房子，那房子舒适得会让你我看了还想看。这会儿那房子全都陈设好了，既整洁，又完备，像个玩具娃娃的客厅似的。要不是巴基斯这可怜的家伙的病日益沉重，他

们早就是夫妻了——我敢说，这会儿早就是了。由于这，婚期延迟了。”

“那么艾米莉呢，欧默先生？”我问道，“她定心一点儿了吗？”

“哦，这个么，你知道，”他又摸着自己的双下巴答道，“自然就难说了。今后的变化和分离这类事，我们可以说，在她是既近在眼前，又远在天边，两者同时存在。巴基斯要是死了，那他们的事就不会拖得太久，但是他如果久久弥留，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反正，事情很难说，你知道。”

“我知道。”我说。

“结果是，”欧默先生接着说，“艾米莉还是有一点儿提不起精神，有一点儿心神不定。也许，总的说来，她比以前更差劲了。她好像一天比一天更爱她舅舅，一天比一天更不愿离开我们。我对她说一句关心的话，她就眼泪汪汪。要是你看到她跟我女儿明妮的小女孩儿在一起的样子，那你准保一辈子也忘不了。哎哟哟！”欧默先生想了想说：“她对那小女孩儿那个爱法呀！”

我认为这是个好机会，趁着欧默先生的女儿女婿还没有回来把我们的谈话打断，我问他知不知道玛莎的情况。

“唉！”他摇摇头，神色沮丧地回答说，“不好啊。是个让人伤心的故事，先生，不管你是怎么看的。我从来都认为那女孩儿有什么罪过。我不想在我女儿明妮面前提这事——因为她马上就会阻拦我——不过我从来不曾提过。我们俩谁也没有提过。”

欧默先生比我先听到他女儿的脚步声，就用烟斗轻轻戳了我一下，一只眼睛还眨了眨，作为警告。明妮和她丈夫随即便进来了。

他们的消息是：巴基斯先生的病情“重得不能再重了”。他已完全不省人事，齐利普先生刚才离开之前在厨房里叹息说，哪怕把内科医生学会、外科医生学会和药剂师公会的会员全都请来，也治不好他了。齐利普先生说，前两个学会的医生已经无能为力，而药剂师公会的人，只能把他毒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又知道佩格蒂先生也在那儿，就决定立即去一趟。我向欧默先生、乔兰先生和乔兰太太道过晚安，就心情沉重地朝佩格蒂家走去，这种心情使得巴基斯先生成了一个新的、完全不同的人物了。

我轻轻敲了敲门，出来开门的是佩格蒂先生。他见到我时，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吃惊。后来佩格蒂下楼来时，我看她也是这样，而且以后一直如此。因此我想，在期待着那桩可怕的变故到来之时，其他的所有变故和意外都算不了什么了。

我跟佩格蒂先生握过手，然后一起走进厨房，他轻轻关上门。小艾米莉正坐在火炉边，两只手捂着脸，汉姆站在她的身旁。

我们都低声说着话，还不时停下来倾听楼上房间里有什么动静。上次来时，我还不曾想到，可是这会儿我才感到，厨房里缺了巴基斯先生，多不习惯啊！

“你真是太好了，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说。

“真的是太好了！”汉姆说。

“艾米莉，我亲爱的，”佩格蒂先生大声说，“瞧呀！大卫少爷来啦！呃，打起精神来，宝贝儿！你跟大卫少爷都不说句话吗？”

她全身都在颤抖，我直到现在都还能看到。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是冰冷的，我直到现在都还能感觉到。那只手唯一有生气的迹象是从我的手中抽回。接着她就悄悄从椅子上站起，溜到她舅舅的身边，俯伏在他的胸口，依旧一声不吭，全身颤抖着。

“这孩子心眼儿好，”佩格蒂先生用他粗糙的大手抚摸着她那浓密的头发，说，“所以经不住这样的伤心事。大卫少爷，年轻人从没经受过这种痛苦，都会畏怯害怕，像我的这只小鸟儿一样——这是很自然的。”

她往舅舅的怀里依偎得更紧了，但是既没有抬头，也不说一句话。

“不早了，我亲爱的，”佩格蒂先生说，“汉姆来了，他是来接你回家的。呃！跟这另一个好心肠的人一块儿去吧！你说什么，艾米莉？呃，什么，我的宝贝儿？”

她的声音我没听见，不过佩格蒂先生低下头，好像在听她说什么，然后说：

“让你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怎么，你真想这样？跟舅舅一块儿留在这儿，我的小宝贝儿？马上要做你丈夫的人是特意来接你回家的呀！看到这个小东西靠在像我这样一个风吹雨打的粗人怀里，谁也不会想到的，”

佩格蒂先生非常得意地看着我们两个说，“可是海里的盐也没有她心里对舅舅的爱多啊——一个傻透了的小艾米莉！”

“艾米莉这样做是对的，大卫少爷！”汉姆说，“瞧！既然艾米莉想这样，而且她又这么惊慌、害怕，那就让她待到明天早上好了。我也待在这儿吧！”

“不行，不行，”佩格蒂先生说，“像你这样一个成了家的人——跟成了家差不多——是不应该一天不干活儿的。也不应该让你既守夜，又干活儿。那样不行。你回家睡觉去吧。你不用担心没人照顾好艾米莉，这我知道的。”

汉姆听从了这一劝告，拿起帽子走了。就在他吻她时——我每次见他接近她时，总觉得他天生有一种绅士风度——她好像对她舅舅依偎得更紧了，甚至想躲开她自己选的丈夫。他走后，我跟着就把门关上，免得搅了屋内的这片肃静。我关门回来时，发现佩格蒂先生还在跟她说着什么。

“好了，这会儿我得上楼去了，告诉你姨妈，大卫少爷来了，让她听了好得到一点儿安慰，”他说道，“你先在火炉旁坐一会儿，我亲爱的，把你那双冰凉的手烤烤暖。你用不着这么害怕，这么惊慌。什么？你要跟我一起去？——好吧！那就跟我一起去吧！——走！要是她这个舅舅让人赶出家门，只好趴在一条沟里，大卫少爷。”佩格蒂先生说，那份得意劲，不亚于刚才那会儿：“我相信，她也会跟他一起去的啊！不过，眼看就要有另一个人了——眼看就要有另一个人了，艾米莉！”

后来，我上楼去，在我的小房间门口经过时，只见房里漆黑一团，当时我有个模糊的印象，好像艾米莉正在里面，在地板上趴着。不过，到底真的是她，还是房内杂乱的黑影，现在我就说不清了。

我坐在厨房的炉子跟前，我有那么一会儿空闲，想到漂亮的小艾米莉对死的恐惧——再加上欧默先生对我说的那番话，我认为，这就是她眼下失常的原因——在佩格蒂还没下楼前，我独自坐在那儿，数着那台时钟的嘀嗒声，更加感到周围严肃的寂静时，我甚至还想到，对她的这种弱点，应该给予更多的宽容。佩格蒂一下来，就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一再为我祝福，还一再对我感谢，感谢我在她悲痛时给予她这么大安慰（这是她说

的)。接着她请我上楼，一面呜咽着说，巴基斯先生一向喜欢我，称赞我，在他陷入昏迷以前还常常提到我。她相信，要是他能再清醒过来，看到我一定会很高兴的，如果世界上还有什么能使他高兴起来的话。

当我看到他时，就觉得他再清醒过来的可能，看来是微乎其微了。他躺在那儿，姿势显得很不舒服，头和两只肩膀全都伸在床外，半个身子趴在那只让他吃了那么多苦头、惹了那么多麻烦的箱子上。我听说，打从他无力下床开关箱子，也不能用我以前见过的那根探条保证箱子的安全后，他就要人把那只箱子放在他床边的一把椅子上，从此他白天黑夜就一直抱着它。现在他的一只胳膊就搁在箱子上。时光和人世，正从他身边悄悄溜走，可箱子还在那儿。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用的是解释的口气）：“全是旧衣服！”

“巴基斯，我亲爱的！”佩格蒂朝他俯下身子，几乎高高兴兴地说，她的哥哥和我则站在床脚那头，“我的宝贝孩子来了——我的宝贝孩子大卫少爷来了！是他把我们俩撮合在一起的，巴基斯！你知道，是你叫他带口信的呀！你要跟大卫少爷说说话吗？”

他跟那箱子一样，一声不吭，毫无知觉，他的形象只能从箱子上得到唯一的表现。

“他就要跟着潮水一道去了。”佩格蒂先生用手掩着嘴对我说。

我的眼睛模糊起来，佩格蒂先生的眼睛也模糊了。不过我仍低声重复道：“跟着潮水一道去了？”

“海边的人，”佩格蒂先生说，“不到潮水快要退尽时，是死不了的。不到潮水涨满时，是生不出的——潮未涨满，是不能顺顺当当生下来的。他这会儿正跟着潮水一道退去。三点半钟开始退潮，半个钟头后潮水退平。要是他还能活到下次涨潮，那他就能挺过潮水涨满，然后在再次退潮时，跟着潮水一道去。”

我们都待在那儿，守着他，过了很久——好几个小时。当时，我待在他跟前，对他这样一个陷入昏迷的人，有什么神秘的影响，我不敢妄加评论。可是，当他最后开始微弱无力地说起话来时，他确实嘟嘟囔囔地说着赶车送我去学校的事。

“他开始醒过来了。”佩格蒂说。

佩格蒂先生碰了碰我，怀着异常的敬畏悄声说：“他很快就要跟潮水一道去了。”

“巴基斯，我亲爱的！”佩格蒂说。

“克·佩·巴基斯，”他声音微弱地叫道，“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好的女人了！”

“你瞧！大卫少爷来了！”佩格蒂说。因为这时他睁开了眼睛。

我正要问他是不是还认得我，这时只见他竭力想伸出手来，面露欢快的笑容，清清楚楚地对我说：

“巴基斯愿意！”

这时，潮水快要退尽，他跟着潮水一道去了。

第三十一章

一个更大的损失

导读：巴基斯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和佩格蒂为其料理后事。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经历了一个永生难忘的夜晚：我曾经最爱的艾米莉和我最热爱、最珍视的朋友斯蒂福思私奔了！这件事，不论对我，还是对佩格蒂先生一家，都是致命的打击！

在佩格蒂的恳求下，我无须多加考虑，就确定在原地再停留几天，等那位可怜的马车夫的遗体运往布兰德斯通后再离开。这也是他最后的一次旅行了。早在多年以前，佩格蒂就用自己的积蓄，在我们那片古老的教堂墓地里，靠近“她可爱的女孩儿”（她一直这样叫我母亲）坟墓处，买下了一小块地，作为她跟马车夫长眠的地方。

能陪伴佩格蒂，为她做我能做的一切（其实充其量只有一点点儿），我感到非常满意，想到都高兴，即使是现在，我都希望能有那样做的机会。不过，恐怕最让我感到无上满足的是，凭着我和他们的关系以及我的职业性质，我负责保管巴基斯先生的遗嘱和解释遗嘱的内容。

建议在箱子里寻找遗嘱，是我提出的，可以说是我的功劳。经过一番搜寻，我们终于在箱子里一只马料袋的下面，找到了遗嘱。在这只袋子里，除了一些草料外，还有一只带表链和坠子的金壳老怀表，这只表，巴基斯先生只在结婚那天挂了挂，婚前婚后大家从来没有见过；还有一只形状像条腿的银质烟斗塞（用来把烟斗中烟丝压紧的烟具），一只仿制的柠檬里面

装满小杯小碟；我多少认为，这是在我还是小孩儿时，他买了准备送给我的，后来又舍不得了。袋里还有八十七个半几尼，全是一几尼和半几尼的；还有二百一十镑崭新的钞票，几张英伦银行的股票收据，一块旧马蹄铁，一个假先令，一块樟脑，一个牡蛎壳。牡蛎壳外面磨得很光滑，内部闪出缤纷的光彩，由此我断定，巴基斯先生对于珍珠，只有笼统的观念，从来没有达到真正弄清楚的程度。

多少年来，巴基斯先生每天驾车来来往往，可不管马车赶往哪儿，他都带着这只箱子。为了更好地避人耳目，他编了一套假话，谎称这只箱子是“勃莱克鲍先生的”，“暂交巴基斯保管，以待索取”。巴基斯特意把这句假话写在了箱盖上，现在，这些字已经模糊不清了。

我发现，这么些年来，他苦心积攒，成绩卓著。他的财产，折成钱数，差不多有三千镑。按照遗嘱，其中的一千镑他遗赠给佩格蒂先生终生收取利息；佩格蒂先生死后，全部本金由佩格蒂、小艾米莉和我三人平分；要是我们三人中有谁死了，则由活着的人平均分配。除此之外，他死后，其余一切财产全都留给佩格蒂，佩格蒂是他其余遗产的继承人，同时也是他最后遗嘱的唯一执行人。

当我尽可能郑重其事地高声宣读这一文件以及不厌其烦地一再向有关人员解释其中的条款时，我觉得，自己十足是个代诉人了。我开始感到，博士公堂比我原先所想象的要重要得多。我对这份遗嘱做了仔细的检查审核，断定它在各方面都完全合法，还用铅笔在边上做了一些记号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居然懂得这么多，实在有点儿了不起。

我在安葬巴基斯前的一个星期内，既要办这件深奥的事，又要替佩格蒂算清她名下应得的财产，还得有条不紊地把一切事务做一番安排，并在每一件事情上帮她想办法，出主意，对此我们两人都感到高兴。一个星期很快就过去了，在这期间我们一直没有见到小艾米莉，不过他们告诉我说，再过两个星期，他们就要不事铺张地举行婚礼了。

我并没有按名分的那样参加葬礼，要是我冒昧可以这样说的话。我的意思是说，我并没有穿黑袍，佩飘带，像要吓唬鸟儿似的。不过我一大早就步行到布兰德斯通；等到巴基斯先生的灵柩，仅仅在佩格蒂和她哥哥的护送下来到墓地时，我已经在墓地里了。那位疯绅士，在我从前住过的房

间的小窗口，远远望着我们。齐利普医生的小婴儿儿，伏在保姆的肩上，冲着牧师，摇晃着自己的大脑袋，转动着他那向外突出的眼睛。欧默先生则气喘吁吁地站在人们背后；除此之外，也就没有别的人了，很安静。一切都完事之后，我们在墓地上徘徊了一个小时，还从我母亲坟前的树上，摘下了几片嫩叶。

写到这儿，我感到一阵恐怖。一片乌云低垂在远方的市镇上空，我独自一人返回镇上。现在我真害怕接近它。想到那个难忘的晚上发生的事，要是我这会儿继续写下去，那事就非重演一番不可，我实在受不了。

那件事，不会因为我写了它，就变得更坏，但也不会因为我不愿写而不写，它就变得较好。事情已经发生了。再也无法使它消除，再也不能使它改变。

我的老保姆第二天要跟我一起去伦敦，办理遗嘱的事。那天，小艾米莉要在欧默先生的店铺里度过，晚上我们都要到那所老船屋里碰头。汉姆要像平日那样来接艾米莉回家。我会悠悠闲闲地徒步前往。佩格蒂兄妹会像来时那样回去，日落后在火炉旁等我们。

我跟他们在教堂墓地的栅栏门那儿分了手，也就是从前我想象中的斯特莱普背着罗德里克·蓝登（以上两人均为斯摩莱特小说中的主角）的背囊停下来休息的地方。当时我并没有径直回亚茅斯，而是在去洛斯托夫特的路上走了一小段，然后我才回头朝亚茅斯走去。我在一家还算像样的酒馆里停下来吃了晚饭，这家酒馆离我从前说到过的那个渡口，约有一二英里。一天的光阴就这样消磨掉了。等我走到渡口，已经是暮色苍茫了。当时正下着大雨，这是个暴风雨之夜。不过阴云后面有月亮，所以并不十分阴暗。

没过多久，我就看到了佩格蒂先生的船屋以及窗子里透出的灯光。在沙滩上费力地走了一小段路后，我就来到了船屋的门口，接着就走进屋内。

屋子里看上去真舒服。佩格蒂先生已经抽过烟，晚饭也已准备停当。炉火烧得旺旺的，柴灰飞扬。那只小矮柜已为小艾米莉在老地方摆好。佩格蒂仍坐在自己的老位子上，看上去（除了她的衣服）好像从没离开过那儿似的。她又跟那只盖子上有圣保罗教堂屋顶的针线匣，装在小房子里的码尺，还有那一小块蜡头在一起了。这些东西全在那儿，好像一切如常，从来没有受到过打扰。葛米治太太也坐在自己原来那个角落里，显得有点